

琴台 世界華文文學精讀文庫

二零一零年，我在新加坡遇到彼岸的青年書局老闆陳孟哲先生，他是一位真正文化人、出版家，很想在有生之年出版一套有價值的文庫，我把之前想出版一套沒有人為干預的文集的構思向他申述。

他聽罷大表贊同，並願意投資三百萬港幣。我首先發起了一個由二十八位海外大學的文學教授、專家、學者、資深出版人組織的編委會。

他們包括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馬悅然教授、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、北京大學嚴家炎教授、上海復旦大學陳思和教授等等，由他們選出五十位海內外華文作家，以獲得編委會票數最多的五十位作家為準。

五十位作家包括：王蒙、王安憶、白先勇、朱天文、余華、余光中、李昂、李銳、洛夫、高行健、張煒、莫言、殘雪、馮宗璞、馮驥才、黃春明、董啟章、劉以鬯、劉再復、遲子建、閻連科、韓少功、蕭華苓、鐵凝、王鼎鈞、黎紫書、張曉風、虹影、賈平凹、章詒和、蘇童、也斯、林文月、舒婷、劉震雲、陳若曦、邵燕祥、張承志、蘇偉貞、阿來、林白、史鐵生、格非、馬原、嚴歌苓、余秋雨、施叔青、楊煉、北島、痲弦。

這套海內外五十個作家選集的文庫，聲勢浩大。可以說，是迄今為止，最客觀、最權威的文庫。

青年書局的陳孟哲先生還在新加坡銷路最大的《聯合早報》刊登頭版廣告。

執筆時，陳孟哲先生已逝世，他為世人留下一套真正的文庫，功德無量！

這套書的出版，也曾引起新加坡文學界的口誅筆伐，因為作為新加坡出版商贊助的叢書而沒收入新加坡作家的作品，被新加坡文壇大佬視為奇恥大辱的事。

陳孟哲先生受到壓力不在話下，作為掛名主編的我與原句兄更成為被攻擊的對象！因為編委會的編委所投的選票中，新加坡作家並沒有獲足夠的票數，我們堅決維護編委會的決定。

凡是文庫、文叢，也有無法克服的客觀因素，譬如版權問題。如台灣出版商與華人作者簽的合約，很多時是世界地區的版權，換言之，如果你要出版他們簽約的作家，要經過他們的授權，情況就複雜得多了。

此外，還有一些人為因素問題，是主編者一定要有堅定不搖的信心，才能成功！

（「我的出版生涯」之八）



■《世界華文文學精讀文庫》叢書！作者提供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回鄉參加婚宴是一件高興的事，因為出嫁的是我的外甥孫女，她爸爸努力地為下一代打好了所有的基礎，當然包括經濟基礎，因此她的嫁妝是一幢樓加一部汽車，這在我們香港普通市民頗羨慕的了。男方當然也不弱，如今中國的家長依然要竹門對竹門，木門對木門，這些潛在的封建思想仍未有接掉。因此香港一些人也實在接受不到這種封建思想！

撇開這些問題不談了，見到小朋友成家立室嫁作人婦，而且嫁個我們審視下都覺得是個好男人的，也替她高興，替她的父母高興！

鄉鎮擺喜酒，幾乎請齊遠親近隣，非常熱鬧，他們先在當天中午時分於鄉間空地擺了百圍酒，請鄉裡廚師來處理，像我們這裡吃盆菜宴，什麼親朋好友都歡迎，拖男帶女開心大吃！晚上再擺一百圍聯婚，酒樓大得誇張，外表不太顯眼，大堂卻擺上八十多圍，仍然不夠，又在內廳幾個貴賓房再擺。想想地方多，地方大有多好，我們都渴望有更多的地方不單止可以建更多的酒店，建酒樓、建醫院、建學校，最重要可以建更多的房屋，使更多人能受惠故居所！

喜宴

跑題了，說回婚禮宴會。我才進場，一對新人已站在大門口的影相區迎接親友，大家擁着要合照，高挑亮丽的一對新人，新娘子手上是如今流行一定要有的串串金鈺，胸前是條條金鏈，她身上的已經不算誇張，一襲華麗婚紗亦很恰當地展現人前！倒是賓客都普普通通、簡簡單單像去飲茶吃午飯。

入席了，新娘在父親帶領下進場，新郎哥接過新娘便上台與大家見面，做齊要做的程序，氣氛不算太熱烈，主要是司儀未夠水平，而且打扮亦不夠水準，隨便一件外套便出場，與一對新人並不配合。倒是正式上菜時，女侍應提着紅燈籠，一身艷紅地捧着頭盤上了台，轉個圈才增加了一些喜慶氣氛！

食物則是喜宴的重點，我們都爭相品嚐，主要是肚子餓了！還好，食物質數尚佳，親人共敘，過了一個愉快歡欣的晚上！



■參加小輩的婚宴，是一件快樂的事！作者提供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前幾天，太太加班後趕去看演唱會，上了的士後，司機知道要去演唱會場地，十分配合地開快了一點點。太太半途就開始不舒服，加上沒有吃晚飯，又暈又想吐，到達目的地後急急下車，免得弄污好心司機的車子。坐在路邊，想吐又吐不出來，想起暈浪穴位是內關穴，便按下去，神奇的是半分鐘內竟然沒有嘔吐感覺，自己也不相信這麼快，於是還坐了一會兒，確定真的沒有任何不適，才慢慢起來，然後能走能跳。真的難以置信地有效。會合朋友時，已完全沒有異樣。

懂一點穴位，十分有效。另一個很多人喜歡用的急救穴位是合谷穴，之前寫過一個很喜歡中醫的高級護士教授，出國開會時，飛機遇上氣流不穩，她立刻按着自己的合谷，同行的人問她是否有效，便跟着她做，結果只有周遭跟着她做的人沒有暈和嘔，她

自豪得不斷和其他人分享。其他急救穴位包括休克按人中穴，胃痛或過飽按足三里（或跪着），氣喘按膻中，經痛按十七椎等等。看過外國一個護士在朋友暈倒時，等救護車期間，不斷按她的合谷穴。事後我一問，她才說是另一中國人護士教她的，她試過幾次，病人都會回復知覺，雖然她不明白，但覺得很有用。

近來很喜歡推介薑貼，所有同事用後無一不愛上，久咳、腰累、經痛、水腫、鼻敏感、減近視，只要貼到相應穴位，就算是長年累月積落的，三天以內已有很大好轉，又不傷藥，找醫師。較複雜的問題，當然要找人斷症，但大家多是已看過不少不同醫生，或根本沒有時間去做運動，於是一用即愛上。最重要是肯自己花時間去理解不同穴位呢。沒有人比你自己更清楚了解自己的身體了。

玄學家的禮物

又到年底，辭舊迎新，不知大家今年期待着收到什麼禮物呢？

身為玄學家的天命，承蒙各位的厚愛，平日也有不少機會收到大家的心意。當客人覺得天命的建議確有幫助，有時會以禮物致謝，一些熟客更會時不時捎來「手信」。到了各種節目，不僅惠及天命，禮物連我們公司的同事都有人份，可謂有福同享！

而我收過的禮物實在是千奇百趣：很多朋友知道我喜歡看書，每年來查看八字流年時，便會根據天命的「口味」，挑選一本書作為禮物。也有客人擔心天命工作中長期需要說話會傷了喉嚨，便貼心地送上潤喉糖。更有趣的是，最近天命甚至收到咖喱粉為禮！各種有趣的禮物，代表了各位多樣的心意。

還有些禮物是走「奢侈」路線，例如香檳、雪茄，甚至是手提電話、名牌衣服等等。而其中最貴的禮物，是價值六位數字以上的名錶，實在令我受寵若驚。說實話，天命自己都不捨得給自己買這麼貴的錶，無奈不管如何解釋，旁人都難以相信，這塊名錶真的是一份免費得來的禮物！

雖然受寵若驚，但無論是怎樣的禮物，天命都會收下。皆因此乃今生福分，就像是如果相信有前世今生，那麼在這輩子收到上輩子被欠下的，也是人之常情。此外，天命亦對得起良心，無論客人送禮與否，我服務的專業度，都一視同仁。因此，在禮物面前，我總是表示謝意、欣然接受。

沒想到，最近大家又流行送我一種新的禮物：嬰兒照片。送禮者是一些來找我為新生兒擇日出世、算命、起名的客人。待嬰兒出生後，便把自家孩子的可愛照片送過來以表感謝。在不久的將來，天命的辦公室可能處處貼滿了嬰兒照片，恐怕要被人誤會我轉行做「生仔聖手」了啊！

百家廊

鍾倩

當一個時代研究魯迅的人比讀魯迅的人還要多，我們該怎樣與他對話呢？閱讀《魯迅還在》這本書時，我的腦海中浮現出這個問題。魯迅是中國文學繞不過去的一座高峰，是文學創作躲不過去的前輩，還是精神星空永不消逝的星宿。

《魯迅還在》是閻晶明先生深入閱讀魯迅的心靈史，最可貴之處在於他摒棄學者式的高冷與艱澀，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容易接近的平常視角，即平凡中蘊藉的偉大。

儘管書中的不少文章我在文學期刊上已讀過，但打開這本書，依然受益頗深。他從日常生活和細節「漏洞」入手，不妨歸為兩大類，第一是日常生活，比如，魯迅的吸煙史、居住史、疾病史，魯迅與酒、悼亡故人，以及他筆下的鳥獸魚蟲；第二是人際交往史，做編輯、寫序言、做演講，他與蕭伯納、藤野嚴九郎的交往等。前一類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疾病史和悼亡故人，後一類收穫最大的是魯迅與兩位外國友人的交往。

關於悼文，魯迅寫過很多，在《父親的病中》他曾寫道，「我現在還能聽到那時的自己的聲音，每聽到時，就覺得這卻是我對於父親的最大的錯處。」所謂「錯處」，指向的是當時無用的呼喊，對死者離世時的擾亂，因此他的記念，韋素園、柔石、胡也頻、劉半農、劉和珍、楊德群等等，都是相隔一段時間之後，沒有情感的渲染，體現出在對方無法回應下的一種敬重。

最為可貴的是，他評人論事的客觀，說李大釗，「他的理論，在現在看起來，當然未必精當的」，談劉半農，「我愛十年前的半農，而憎惡他的近幾年」，而他「見同輩之死，總沒有像見青年之死的悲傷」，他的理性、坦率、冷峻，在筆端流轉，他不願看到青年人流血犧牲，他關心逝者的家人或伴侶；他對亡者的懷念中蘊藉着對民族存亡和國家命運的憂戚，這是一種大擔當和大悲憫；而他作品中的死亡意象，祥林嫂、陳士成、魏連受等，同樣具有多重內涵，令人深思和遐想。

而不離煙、不厭酒的魯迅，外人眼中他是橫眉冷對的戰士，但他「自家有病自家知」，自幼牙疼寒、長期老胃病，包括外傷形影不離，忍着病痛搞創作，他的疾病史何嘗不是一部民族的精神史！他的去世，某種

意義上說，暗含着療癒。

陳丹青曾說過，「魯迅的魅力，是對人世的巨大同情。」這種同情，既是對國民根性的鞭撻，也有對救國圖強的希冀，指向的是現實性，也是長久的當代性，永不過時。閱讀魯迅，我們每一次都會有新的發現。作者善於以小見大，比如挖掘他與蕭伯納的交往，讀來令我回味不盡。

1933年，蕭伯納訪問上海，大半天時間，卻引發半個世紀的爭論，他與梅蘭芳交流、向他送禮物，媒體記者全程在場，魯迅也隨後趕到，「蕭在上海時，我同吃了半餐飯，彼此講了一句話，並照了一張相」，後寫了篇《蕭伯納頌》。在他眼中，蕭伯納的到來如一面大鏡子，照出眼前的虛偽，「蕭並不在周遊世界，而在歷覽世界上新聞記者們的嘴臉，應世界上新聞記者們的口試……然而落了第」，顯而易見，他把這次訪問當做試金石，映射出世態和人性的真實模樣，不得不數服他的銳利。

而魯迅的《藤野先生》，早已成為師生情的典範，但藤野嚴九郎的《謹憶周樹人君》，卻與魯迅所述不統一，魯迅最感激的事，他卻種種不記得，完全是兩種形象，相隔二十多年後的理解，構成有趣且引人想像的文本對照。作者從同一段經歷、同一種情誼進行細緻入微的比對和分析，一方面，是一個中國留學生的國家情感在異國被放大，應正視這種容易產生的單向度情感，另一方面，魯迅在仙台「棄醫從文」的人生抉擇，其根本動機是療救國家的科學精神，不在於採礦冶金還是西醫學術。通過深廣而複雜的比較，我看到留學生魯迅的感恩以及藤野老師的平凡。

我們與魯迅對話，其實也是回歸心靈，重新認識自己的精進過程。閻晶明先生細微的發現、深刻的洞悉，理性的關聯，如掘鑿深井，穿越歷史隧道，恰到好處地汲到一汪汪甘甜清冽的泉水，滋養我們的生命，這就是精神的活水。這種閱讀是心靈的勘探，更是現實的關照，為我們認識魯迅、與他對話提供一種思維、一種視角。

比如，《魯迅為什麼不寫故宮》，角度獨特而新奇，「按圖索驥」他的日記，琉璃廠、武英殿、往午門，僅1917年4月就去過八次，證明他去過故宮，他對歷史文獻和碑

秋到米埔色如畫

瀕危的鳥兒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尤其是牠們賴以得名的狀如黑色琵琶的長喙，配着通體雪白的羽翼，顯得身姿優雅而別致。

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米埔濕地的管理機構，三年前他們開始了一項名為「樂聚自然無障礙」的計劃，對米埔濕地的參觀路徑和相關設備進行升級，以便肢體傷殘、視力障礙、聽力及智力障礙人士，也可以在專業生態講解員的帶領下，近距離認識保護區內超過2,000種物種。常年居住在喧囂的城市之中，親近自然之心人皆有之。根據香港統計處2015年的數字，殘障人士及長期病患者佔香港整體人口近3成。街市無障礙出行已不能滿足殘障人士對生活品質的追求，來去自如地到郊野遠足感知所生活城市中的自然氣息，也是他們的心願。

文博士也告訴我，「樂聚自然無障礙」計劃展開至今，已接待超過4,500位傷健人士到米埔自然保護區體驗賞鳥樂趣。經過文博士的一路提點，我留意到整個米埔濕地，不僅重新整修了兩個觀鳥屋，改善了約500米長的主要參觀路徑，還在沿途種植了68種有特殊氣味或觸感的灌木，以方便殘障人士親身感受。不僅如此，專門配備的生態導賞員和翻譯人員，都接受了相關訓練以接待特別的殘障人士團體。

我們此行的解說導賞員張思敏隨身帶了一個大

塵·緣

前女藝人藍潔瑛暴斃家中，享年五十五歲。噩耗傳來，筆者感到揪心的痛，但，更多的是唏噓，難過的心情。曾幾何時，她，一班朋友傾偈至通宵達旦，聊的是那時大家青澀歲月對生活、感情、事業工作的憧憬；又曾幾何時，她，不再聯絡這班朋友，偶爾遇見也只見那標致的五官樣貌，多了一份愁眉不展，朋友閒談起了她，現在大家是感慨萬千，朋友都說：「當年的真摯友情，只剩下回憶和懷念，人與人之間的塵緣是長是短，但願她，一路走好。」

藍潔瑛出身於TVB藝員訓練班，與劉嘉玲等人同期，她在藝訓班的表現，導師們都認同她是可造之才，演技似是天賦予她「實力」，仍未出道，她的演技已超越當時電視圈多才「姐級」的女演員，所以藝訓班畢業後的她，馬上成為TVB力捧的女藝員。藍潔瑛在電視劇《義不容情》中，扮演被冤枉殺人而判以死刑的悲慘角色，演來絲絲入扣，牽動着觀眾的心弦，也曾為這位半生坎坷的角色，淒然淚下……

相信至今仍有不少觀眾對藍潔瑛那時的演技讚不絕口，不用TVB是否舉辦「視后視帝」的選舉，她，已是當年觀眾心中的「視后」了。

八十年代香港演藝界可說是靚女輩出，尤其是電視圈，藍潔瑛的出道被稱譽為「靚絕五台山」（當時廣播道有無線電視台、亞洲電視、佳藝電視、香港電台和商業電台，故稱五台山）的女藝員；更有被稱為「絕色」的香港小姐朱玲玲、張曼玉、李美鳳；被稱為「最有女人味的女人」的女藝人姚煒；電視台眾多的「一姐」花旦趙雅芝、米雪、汪明荃、黃淑儀、李司棋；「小花」則有翁美玲、戚美珍、余安安等；爭妍鬥麗，各有美顏和氣質，好不熱鬧，所以，「全香港靚女多……」這句歌詞亦應運而生！

在筆者心中也有一位堪稱「絕世佳人」的人物，她就是外國女星柯德莉夏萍。

刻版畫建築等有濃厚興趣，卻獨獨沒有留下故宮的筆墨，這裡面既有他對封建皇權的態度，也有對清朝統治者文字獄的深惡痛絕，還有對宏大敘事的一向不喜歡，作者的探索和思考令人無不稱道，沒有跟隨研究魯迅潮流人云亦云，而是在不易覺察的地方洞開一片新世界和新空間，使讀者從不同的側面或「窄門」進入，觸發新的思考和審美，從而看到一位作家在思想上的憂憤深廣，在藝術上的靈動多樣，在寫作中的純熟厚重，同時也能夠眺望到一個大寫的中國人的脊梁和「挺住」。

「我只在深夜的街頭擺着一個地攤，所有的無非幾個小釘，幾個瓦碟，但也希望，並且相信有些人會從中尋出合於他的用處的東西。」這是魯迅先生的自謙，亦是平民性的體現。讀過兩遍《魯迅全集》，以及孫郁《魯迅書影錄》、陳丹青《笑談大先生》、林賢治《人間魯迅》等，再讀《魯迅還在》，更加拓展了我的思維外延，認識到魯迅的多面角。

如果說魯迅從天津的「青皮」身上看到「韌性」，從上海「吃白相飯」者身上看到一種「直落」，從廣州人的迷信行為中讀出一種「認真」，從廈門的「聽差」的「言動」中看到了「平等觀念」，傳遞出改造國民性的急切之心，那麼閻晶明先生的深度研究則是一種嚴謹治學和文學表達，對魯迅研究者是一種價值引領，對廣大讀者則是文化啟迪和靈魂喚醒。

魯迅的偉大亦是他的平凡，魯迅的冷峻亦是他的柔和，魯迅的孤獨亦是他的個性。就像閻晶明先生所說，「他是在人間煙火中艱難生活的人，更是在凡俗世界裡發出不凡聲音的智者。」

這樣一來，也就不難理解，他為什麼把魯迅稱作中國文化和中國精神的「人力車伕」，他是有血有肉、有痛有淚、時而矛盾的常人，他扶持作家出書，他關心逝者後人，他演講從不煽情，他深夜寫戰鬥檄文，白天給海嬰講述「狗熊如何生活，蘿蔔如何長大」……

他就活在我們中間，魯迅還在，可是，我們對他的認識是否還停留在原地踏步呢？社會的發展是否還存在他批判的那些弊端？值得深思。

包，裡面裝着3D雀鳥模型、點字指示版，以及運用智能手機應用程式來協助殘障人士，以不同方式欣賞米埔濕地中的各種有趣物種。除此之外，還就地取材，收集了蟬蛻、桑果、海芒果等，讓殘障人士通過觸摸、嗅味道來參與自然的四季榮枯，歲月變化。細心體貼之處，可見一斑。

日暮平沙秋草亂，一雙白鳥避人飛。置身米埔濕地，蘆葦葉飛花茂，大片的紅樹林生得密實健壯。水塘和泥灘上，蟲鳴鳥鳴伴着風聲入耳悠揚，飛禽走獸自由嬉戲，全然一幅和諧自然的生態圖景。我們常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殘障人士多敏感，處處為其悉心考慮，足見一個文明成熟社會的溫暖包容。



■香港米埔濕地 作者提供